

上博简《紂衣》用字调查

——与郭店楚简《缙衣》对读

王佳靖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郭店楚墓竹简》是时代相近的战国竹简, 其中《缙衣》一篇两简皆见。本文对《缙衣》这两种传本的不同用字进行了考察, 并作了大致梳理,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国文字的形体、书写、通用等情况。

关键词: 上博简; 郭店楚简; 缙衣; 用字调查

中图分类号: K877.5 **文献标识码:** A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荆楚大地, 频频献宝, 将简帛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自 1998 年 5 月《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 公布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后, 又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卷(以下简称上博简) 于 2001 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再次成为书林一大盛事。其中, 上博简第一卷中公布的《紂衣》, 又见于郭店简, 命名为《缙衣》。据称, 此次上博简的近百种文献中, 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十种,^[1]而能与考古材料相比勘的则更少。《紂衣》有郭店简重本, 是弥足珍贵的。上博简《紂衣》的内容和章序与郭店本大致相同, 两者之间除了个别地方因各自有缺文而无法比较外, 其余部分呈现出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本子的用字有较大差异。有专家指出, 郭店简的年代应为战国中期或略晚, 而上博简经过年代测定, 它的时代则为战国晚期, 将上博简《紂衣》和郭店简《缙衣》这两种最真实的文字材料进行对校, 无疑将对了解战国时代用字状况有着直接帮助。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在将《紂衣》和《缙衣》逐字对校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有些根据释文看来不同的字, 经查图版, 实为一字。如: (以下所列左边为郭店简用字, 右边为上博简用字。因是同篇比较, 故仅注明上博简简号。有重出者仅列首次出现时的简号。下同。)

以一 𠂔 (简 1) 按: 此例凡 26 见。查图版字皆作𠂔。《说文》: 𠂔, 用也, 从反已。段注: 今字皆作“以”。由隶变加入于右也。^[2]

其一 丌 (简 2) 按: 此例凡 12 见。查图版字皆作“丌”或“元”。《说文》: 丌, 下基也。段注: 字亦作元, 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

𠂔—𠂔 (简 3) (凡 2 见) 按: 两字实为同一字形。𠂔, 裘按(指《郭店楚墓竹简》中裘锡圭先生按语, 下同), 可能是“允”之繁文。^[3]字形与“𠂔”近。

冬—𠂔 (简 6) 字皆作“𠂔”

𠂔—𠂔 (简 8) 字皆作“𠂔”

康—號（簡 9） 字皆作“號”

得—尋（簡 10）字皆作“尋”

執—轡（簡 10） 字皆作“轡”

悞—惡（簡 12） 字皆作“惡”

情—意（簡 12）字皆作“意”

按：簡文“心”多在下。

藍—藍（簡 12） 字皆作“藍”

成—盛（簡 14）字皆作“盛”（凡 2 見）

斂—斂（簡 14） 字皆作“斂”

執—撻（簡 15） 字皆作“撻”

誓—斲（簡 16）字皆作“斲”（凡 2 見）

結—緡（簡 15） 字皆作“緡”

結，裘按，可能應作緡。今以上博簡驗之，果然。

終—冬（簡 17）字皆作“冬”

友—耆（簡 22） 字皆作“耆”（凡 2 見）

造成這種情況，除了隸定時偶有失誤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隸定的標準不同所致。郭店簡釋文標準較寬，往往直接將字釋出，而上博簡則是嚴格按照字形進行隸定，保留了簡文的真實面貌。其實，這種現象並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在此僅作一說明而已。

據統計，上博簡和郭店簡《紂衣》共有不同用字一百四十四例（重出者算一例），除去同義替換如方—或（衣 7）等，其餘皆為記錄同一詞的不同用字。大致情況簡述如下：

第一類是上博簡用字與郭店簡用字字形相近。

1. 上博簡用字與郭店簡用字相比有減筆或增筆。

例如：咸—咸（簡 3）

郤—郤（簡 7）

𠂔—𠂔（簡 10）

按：郭店簡隸定為“𠂔”，上博簡隸定為“𠂔”。查簡文，郭店簡用字僅比上博簡用字多一“又”。

𠂔—𠂔（簡 11）（凡 2 見）

這種簡省或增繁筆畫還不易引起誤解，但在有些地方，則會因筆畫的多少形成的兩個字，而給釋讀造成困難。如：

臧—咸（簡 1）

賴—賴（簡 2）

弋—弋（簡 8）

石—砧（簡 18）

女—安（簡 21）

2. 上博簡用字與郭店簡用字字形較近。

悞—悞（簡 2）（凡 3 見）

涇—涇（簡 4）

滄—寒（簡 6）

慶—慶（簡 8）

改—改（簡 9） 按：上博簡用字當從“攴”。

斲—斲（簡 9）

迪—貴（簡 11）

按：“貴”上半部分字形與“由”近。

敬—義（簡 17）

𠂔—𠂔（簡 22） 𠂔，裘按，似不從“考”。

厚—屋（簡 22）

矣—矣（簡 23）

3. 两字之一的字形与对应字的声符相近。

𡗗—台（简 5）

𡗗—𡗗（简 9）

𡗗—𡗗（简 9）

𡗗—𡗗（简 18）

𡗗—𡗗（简 18）

这类字虽然形体差异较大，但由于音近，往往仍能为字的释读提供一定的线索。

形近而形成的不同用字，多因抄手误写所致，从严格意义上讲当属错别字。但对于不同的情况还需具体分析。

第二类是上博简用字与郭店简用字为古今字关系。

好—𡗗（简 1）（凡 12 见） 按：𡗗，好字古文。

兹—紂（简 1）

按：《礼记·玉藻》：纯组纆。郑注：纯当为纆。古文纆字或作纆旁才。^[4]

邨—國（简 1）

視—眡（简 1） 按：《广韵》：眡，古文視。^[5]

豕—豕（简 11）

法—金（简 14）

按：《汗简》、《古文四声韵》“灋”之古文作“𡗗”^{[6][7]}，疑“金”为“𡗗”之误。

式—一（简 20）

第三类是上博简用字与郭店简用字为异体字关系。

有替换义近形符的异体字。如：

逌—衛（简 1）

逌—逌（简 19）（凡 2 见）

又仅有为方位不同之异体字。如：

俗—俚（简 6）

按：两字区别仅在于郭店简用字“日”在下，上博简用字“日”在上。

𡗗—𡗗（简 18）

𡗗—𡗗（简 19）

按：上博简字当作“𡗗”。《说文》：𡗗，“聞”之古文，从“昏”。

此外，还有一些楚简的惯写法，如：

三—品（简 7）

四—三（简 7）

第四类是上博简用字与郭店简用字因音同或音近而通用。

1. 上博简用字与郭店简用字音同、音近或具有音同、音近声符而通用。

孚—𡗗（简 1）

氏—是（简 2）

貞—正（简 2）（凡 2 见）

事—使（简 12）

𡗗—威（简 16）（凡 2 见） 逌—幾（简 17）

𡗗—𡗗（简 17）

𡗗—𡗗（简 18）（凡 5 见） 獸—守（简 19）

共—𡗗（简 2）（凡 2 见）

湯—康（简 3）

頌—容（简 9）

于一寧（简 20）

𢇛—𢇛（简 20） 按：郭店简隶定为“𢇛”，查简文，字当作“𢇛”。

旨—𢇛（简 21）

（2）上博简用字是郭店简用字的声符字。

紕—弋（简 2）

或—惑（简 2）

偃—長（简 3）（凡 4 见）

怠—谷（简 4）

唯—佳（简 5）（凡 3 见）

法—廌（简 5）

按：法，简文字作“廌”。

𢇛—或（简 5）

芒—亡（简 5）

𢇛—兑（简 7）

𢇛—川（简 7）

𢇛—吕（简 8）

聖—𢇛（简 11）（凡 3

见）

如—女（简 11）

位—立（简 13）

𢇛—盧（简 14）

迪—由（简 15）

𢇛—旨（简 17）

止—之（简 17）

按：止，简文作上下二“止”。

𢇛—𢇛（简 17）

𢇛—氏（简 19）

精—青（简 19）

𢇛—成（简 21）

𢇛—𢇛（简 21）

按：郭店简隶定作“𢇛”，字当作“𢇛”。

𢇛—𢇛（简 23）

𢇛—亘（简 23）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仅楚地一域，用字就已呈现出了较为纷乱、缺乏规范的局面。如“其”，就有“𢇛”“𢇛”“𢇛”“𢇛”四种写法。

再者，如前文所分析的，第一类情况实属错别字，错讹甚多。但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除了抄手偶尔错写外，其间还存在着一种约定俗成的为社会所认可的形近混用。类似于“日”“口”互作的现象在战国文字常见。^[8]又如“滄”“寒”混用，也时见于楚简。类似的例子还有“亘”与“亟”、“使”与“弁”、“執”与“𢇛”互作等。^[9]王引之曰：经典之文，往往形近而讹，仍之则义不可通，改之则怡然理顺。^[10]同样，在简文中重视这种形近混用现象，或也可使审字识义的道路更为顺畅些。

以上文字材料还表明，上博简和郭店简的大部分字都是因音同、音近而通用的，并且这种音同、音近通用现象显现出了较为灵活的特点。尤其是用声符字替代形声字，作为这种通用现象中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更是值得关注。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以前曾有研究者提出的“古人书写、求其简便”一说是很有见地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文字被用来记录不可胜数的信息，实用性不断增强的时候，求简趋易自然成了文字书写的必然趋势。但是，为什么上博简和郭店简各自都有用形声字或其声符字的情况，而非全用声符字代替呢？这可能还与抄写者的书写习惯有关。如简 6 两种简文皆作“𢇛”、简 17 则皆作“冬”，又如成—𢇛（简 17）、𢇛—成（简 21），可见，“𢇛”“冬”、“成”“𢇛”在当时是交叉共用的，只是书者有所选择而已。所以说，尚简省是社会风气，至于具体省哪个字、怎样省，仍得取决于抄手的

书写习惯。

战国文字尚缺少规范，即便已形成一定的规范，也难在朝夕之间使用字达到高度统一，其间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博简和郭店简之所以存在大量不同用字，有文字演变的原因，也和书写者习惯诸如保留古字、简省等相关。

郭店简的时代被认为是战国中期或略晚，上博简的则是战国晚期，两者之间的年代远近尚不可知，从本文的分析中似乎也难看出两者简文用字的沿传关系。但是，在将这两种颇具比较价值的文字材料进行对校并且对用字情况进行大致梳理之后，战国时期文字的形体、书写、通用等情况仍得到了一定的揭示。

无论是上博简还是郭店简，都是二十世纪末荆楚大地献给世人的珍宝。这些楚简的出土，必将赋予中华学术研究新的动力。而在所有研究活动中，文字的释读是第一步。认识战国文字的书写、用字规律，对我们正确释读先秦文献大有裨益。字正文方可通，文通才能理顺，才能为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思想研究提供信实的材料，进而最大程度地开掘这批宝藏的价值。

附： 经逐字对校后，尚有一些无法释读的字和难以弄清两者关系的异文，兹列如下：

𠄎—𠄎 (简 12)	瘡—瘡 (简 14)	從—衡 (简 17)
情—令 (简 6) (凡 2 见)	情—命 (简 6)	
庇—勞 (简 1)	𠄎—𠄎 (简 8)	
洙—虞 (简 4)	道—賴 (简 7)	𠄎—𠄎 (简 9)
已—𠄎 (简 11)	卿—向 (简 12)	
權—昱 (简 13)	按：上博简字当作“𠄎”。	
𠄎—免 (简 13)	𠄎—𠄎 (简 13)	𠄎—𠄎 (简 14)
雀—𠄎 (简 15)	𠄎—𠄎 (简 16)	𠄎—𠄎 (简 21)
向—𠄎 (简 22)		

参考文献

- [1]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2] 许慎,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第二版)[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3]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32-136.
- [4]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482.
- [5] 余迺永. 新校互注宋本广韵[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352.
- [6] 郭忠恕. 汗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3.
- [7] 夏竦. 古文四声韵[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4.

[8]何琳仪. 战国文字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09.

[9]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 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51.

[10]王引之. 经义述闻[M]. 江苏: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778.

A Research of the Characters of Ziyi in Chu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s of Ziyi in Guodian Chu Bamboo Slips

WANG Jia-j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Chu Slip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and the Guodian Chu Slips are contemporary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Dynasty. The article named Ziyi can be found in both of them. In this thesis, I study the different graphemes of the same character of Ziyi in these two editions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 carefully. To some extent, I reveal the graphemes and application occasions of the characters used at the age of the Warring Dynasty.

Key words: Chu slip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Guodian Chu Slips; Ziyi; research of the characters

收稿日期: 2003-5-12

作者简介: 王佳靖 (1977-) 女 (汉族),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硕士研究生。